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恨海

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羈蕩子 冒嫌疑情女諫頑郎

原來鶴亭在上海，四月間便聽得北方風聲不好，各家報章，議論沸騰，十分心急。到四月底，發了個電信給載臨，不見有回電。過了端午節，匆匆便附了輪船到天津，要進京接家眷。到得天津時，見人心惶惶，不可終日，從塘沽到天津的鐵路，都有洋兵把守，各國兵船，佈滿口外，便先到上海大道一家洋行裡，尋著一個朋友，打聽消息，並告以進京的緣故。那朋友極力勸止，說萬萬去不得！莫說京裡去不得，便是紫竹林也不能去！不如且在我行裡耽擱兩天，再作道理。鶴亭雖一意要走，怎奈行內諸人都說走不得，甚至有內地之人遷到洋場來避亂的，就不敢行。不到幾天，便大亂起來，一面是拳匪攻紫竹林，一面是洋兵奪大沽炮台。外面訛言四起，《國聞日日報》館也被拳匪毀了，一點信息也沒了。沒有幾天，聯軍又到了，攻打天津城。所以在洋場避難的人，都藏在地窖裡面，糧也絕了，取些花生熬粥代飯，吃了又瀉個不止。此時津滬輪船斷了往來，欲走不得，連上海的消息也斷了。直到了九月間，陸純伯在上海開辦了救濟會，租了輪船，直放天津，載難民回滬，鶴亭才得附了回來。又托了一個救濟會執事羅煥章，托其代訪尋妻女。及至回到上海，見了兩個電報及棣華的信，才知道他母女已在濟寧，便先發一個電信去通知，然後連夜起身，到了鎮江，取道清江浦，兼程進發，到了濟寧，才知道妻子故了。攜了女兒，運柩到滬，暫在廣肇山莊寄厝。一切事情都已停當，鶴亭才向棣華談起伯和失散後絕無消息的話。棣華在父親跟前，不好說甚麼，只道：「既然有了救濟會，自然少不得也要到上海。請父親在外面留心打聽便了。」鶴亭道：「我有店開著，他是知道的，既然到了上海，他總會到我店裡來。此時只怕還流落在北邊，也未可知，只得托人到北邊去打聽的了。並且親家那裡，也沒有信息來，不知如何，也甚擔心。待我寫個信去，托人打聽罷。」說罷自去。

原來鶴亭向有一房姨娘，在上海居住。前兩年生下一個小兒子，今年三歲，因為是屬狗的，小名就叫狗兒。棣華與庶母同住，更是處處避嫌，不敢露一些愁苦，只有晚上，獨對燈花垂淚。

挨過了殘年，北方大事粗定，開河之後，便有到天津輪船。鶴亭寫了一封信，與了盤纏，叫李富到京裡去投信與陳載臨。李富叩別自去。不多幾時，得了李富來信，才知載臨夫婦被殺，仲藹已往陝西，伯和仍無下落。棣華得了此信，愈加悲苦。如此又過了一年多，棣華暗中流下的眼淚，少說點也不止一缸了。忽然一天，鶴亭悻悻然走了回家，對棣華說道：「你說陳家這畜生一向在那裡來？」棣華聽了，愕然不知所對。鶴亭把桌子一拍道：「他一向只在上海，卻藏著不來見我！」棣華聽說，心中暗暗的念了一聲佛道：「只要旅人無恙，就是父親動怒，不免慢慢的勸得息下來。」鶴亭又道：「他在天津，不知怎樣拐了人家許多金銀、首飾、衣服等物，前年便到了上海，結交一個甚麼辛述壞，由這個辛述壞勾引了他，就識了無數的狐群狗黨，在上海大嫖起來。去年五月，討了一個妓女，叫甚麼金如玉。過了沒有幾個月，這金如玉就罄其所有，席捲而逃，便把他鬧窮了。又吃上了鴉片煙。從去年冬天便落魄下來，在虹口一帶的小煙館裡住宿，近來竟鬧到求乞了，你說可氣不可氣！」棣華聽了一席話，如冷水澆背，如天雷擊頂，如萬箭攢心，那酸甜苦辣的味道，一齊向心上湧來，見父親十分動怒，又不敢說話。鶴亭又狠狠的歎了一口氣。棣華道：「這是女兒命苦所致，父親不必動怒，休要氣壞了身子。」鶴亭道：「當日看他小孩子時，人甚聰明，就是後來長大了，我也看他舉止端方，心中甚是欣慰，卻道不一變變到如此。此刻我打發人找他，等了來，且叫他在家裡住下，先叫他戒鴉片煙戒了再說。」棣華低頭道：「父親只當疼惜女兒！」鶴亭歎了一口氣，起身自去。

棣華獨自一個暗暗垂淚，想他為何一旦顛倒至此，總是所交非人所致，但願此番尋著他，等父親勸戒他醒悟了便好。大約年輕男子，在外胡鬧，都是不免的，他離了父母，無人管束，他自然有糊塗的時候，這也難怪，只是太把身子糟蹋了。想來想去，又怪著出京之日，自己不該過於矜持，叫他不肯同坐一車，以致失散，這都是我害出來的。越想越是追悔，便拿指甲自掐起來。

且說鶴亭相識一個朋友，叫做卜書銘，是開鴉片煙館的，伯和有錢的時候，常去買煙，買得多，便相熟了，彼此通過姓名，也略知伯和的來歷。一天，鶴亭對他說起女婿失散的事，書銘問起他女婿姓名，正是陳伯和，便如此這般的告訴了一遍。鶴亭便托他去找尋，自己便回來告訴女兒，然後回到店裡。不多一會，書銘帶了伯和來，伯和不免上前拜見。鶴亭看時，只見他骨瘦如柴，面目黧黑。此時三月裡天時，上海尚冷，他只穿了一件破舊竹布長衫，十分瑟縮。鶴亭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當著書銘和眾多伙計，不便說他，等書銘坐了一會辭去了，方才把他帶回家裡來，在書房中坐定，問他以前的事。伯和道：「我因為失散後，流落到上海，所以不敢相見。」鶴亭笑道：「誰不知你在天津發了橫財，到上海來嫖了個不亦樂乎，娶了個妓女，被他捲逃了，累得你一寒至此！此是已往之事，且不必提了。你為甚麼又吃上了鴉片煙？這個東西便是一生之累，我見了他，恨如切骨。你從今可住在我這裡，先把鴉片煙戒了，好好的在這裡溫理舊業，將來也可以望個上進。」伯和道：「我吃煙並沒有癮，不過頑頑罷了。」鶴亭道：「只要如此便好了。你令尊令堂都沒了，你可得信？」伯和大驚道：「這是幾時的事？」鶴亭道：「可見得你是昏天黑地的過日子，連父母信息都不去打聽打聽。」說罷，取出李富的信給他看了，也不免流下淚來。鶴亭走到樓上，叫姨娘檢出一身棉衣服來，叫丫頭拿下去，給伯和更換。轉過棣華房裡，對他說知伯和來了，要留他住下，叫他戒煙的話。棣華把臉漲的緋紅，要開口說話，卻又說不出來。鶴亭道：「女兒有話只管說，何必如此？」棣華方開口要說時，又頓住了，臉上又是一紅。鶴亭道：「奇了！有甚麼說不出的話呢？」棣華方才囁囁道：「女兒聞得戒煙不得法，要鬧出病的。父親要他戒煙，一面要請醫生來調理著方好。」鶴亭道：「這個容易，醫生彭伴漁和我是老朋友。我回來寫個條子，請他天天出診時，順便來一次便是了。」說罷便下去，又故意回頭笑道：「女兒放心，我絕不難為了他。」一句話說得棣華雙頰緋紅。鶴亭便笑著下去了。棣華暗想父親到底疼惜女兒，方才那等大怒，此刻他來了，便一點氣也沒了。我說的話，千依百順，不知我棣華何等福氣，投了這等父母，但不知終我之身，如何報答罷了。又因伯和到了，肯住在家裡戒煙，心中又是一暢，且夕只望他戒煙之後，調理好身子，便如願相償了。

不說棣華心事，且說鶴亭下去見了伯和，又好好的勸戒一番，伯和只是低頭不答。鶴亭把他安頓下，便到店裡，叫一個老成伙計到家，陪了伯和去洗浴，又寫了條子請彭伴漁，自此伯和就在岳家住下。倘使他就此改過自新，戒去煙癮，成就了婚姻，豈不是好？豈知他在上海把心鬧野了，在家裡總覺得不安穩，住了三四天，便不耐煩，溜到外頭去了。

倘是到外面去散一回步，又回來了，就是出去也何妨，無奈他這一去，就不回來了。鶴亭見他兩天不回，有點疑心，到書房裡一看，桌上放著一個心愛的宣德爐沒了。只得又去找卜書銘，托他找尋。尋了三天，方才尋著，帶了回來。身上的棉袍也沒了，穿上短衣，問他時，說是當了，問他的當票，卻又賣了；問他宣德爐，卻也拿到冷攤上賣了。鶴亭只得付之一歎，又苦苦的勸了一番。棣華見父親如此相待，更加感激。詎奈伯和野心不改，回來之後，住了兩天，仍舊溜了出去。如此三四次，鶴亭惱得沒法，便來和女兒商量，怎生勸得他改過？父女兩個，相對愁歎。棣華向父親跪下說道：「女兒有一個辦法，乞父親恕了女兒之罪，方敢說。」鶴亭道：「女兒何故如此？快起來，有話但說無妨！」棣華道：「女兒從小就和他同硯讀書，彼此是見慣了的。後來訂了親事，搬開幾年。及至出京之時，又是同伴起身。那時女兒為的是未曾成禮的，處處迴避。偏又一個車夫回絕了不肯行，只剩了一輛車子，害得他不肯同坐一車，徒步相隨，方才散失，以致今日。這明明是女兒害了他。他此刻染了個痼疾，父親那般苦勸，他只不聽一一。」說到這裡，頓住了口，好一會方才流下淚來道：「女兒想來，兒女之情，是人人都有的。當日出京時，女兒也承他十分體貼，今日稟過父親，女兒打算含羞冒恥，下去見他，當面勸他一番，或者他肯改，亦未可知。望父親恕女兒越禮之罪。」鶴亭歎道：「女兒起來罷。你們從小是相見的，就是見見也不為越禮，你便去見他罷。能夠勸得轉來便好，勸不轉來，便是我誤了你的終身了。」棣華含淚起來，鶴亭便起身下去，索性到店裡去了，讓女兒去勸他。

棣華起身要下樓，只覺得一陣臉紅耳熱起來，腳下便軟了，心頭小鹿亂撞，重複坐下，按一按心頭，又站起來要走，不知怎

樣，只是心跳不止。又歇了一會，方才勉強扶下樓梯，走到房門口，又是一陣心跳，好容易安定了，進得門來，又是一陣臉紅。伯和正躺在榻上，看見棣華進來，暗暗詫異，也不覺自愧起來，現於顏色，只得起身相見，說得一聲：「姊姊請坐！」棣華倒覺得一陣陣的心跳不止，回答不出來，只在書桌旁邊坐下。良久方說道：「許久未見賢弟，清減了許多了。」伯和低頭不答。棣華道：「自從那天失散之後，不知賢弟怎生到的上海？」伯和仍舊低頭不答。棣華道：「總是怪我過於避嫌，以致賢弟如此。往事也不必論了，此刻家父請賢弟在此暫住，倘有不到之處，不妨直說，切不可放在心裡，自己見外。」伯和聽了，頓時臉上漲的緋紅。棣華道：「家父勸賢弟戒煙，本是好意；倘戒的不很舒服，不妨慢慢的戒，也不必過於急切，致傷身體。」伯和突然說道：「我這兩口煙，一輩子也戒不掉了！」棣華說開了頭，正要往下說去，不提防被他突然攔了這一句，不覺頓住了口，心中暗想：他從前情性，甚是溫和，何以一變至此？因又說道：「戒不掉也不要緊，不過家父最厭的是這個。賢弟縱不肯長戒，何妨暫戒幾個月，好讓家父歡喜歡喜。將來我們成過禮之後，任憑吃多少，我再也不敢攔阻。」伯和道：「就是我老子復生，我這兩口煙是性命，不能戒的。我此刻一貧如洗，拿甚麼成禮？我是打算定了，做得好便好，不好，我便當和尚去！」棣華聽了，不覺愕然，暗想為甚變成這個樣子了？正要尋話往下說時，有人在外面叩門。丫頭開了門，卻是他父親帶著彭伴漁來看病，連忙從後面門口迴避到樓上去了。暗想：天下沒有不能感格的人，他今日何以如此，見了我只管淡然漠然？莫不是我心還有不誠之處，以致如此？或是不善詞令，說他不動？噯！怎能夠剖了此心，給他一看呢？默默尋思，不禁又撲簌簌的滾下淚來。過了一會，鶴亭送了彭伴漁出去，又到樓上來問道：「女兒勸得他怎樣了？」棣華正欲回答，只見丫頭跑上來說道：「陳姑爺又出去了。」不知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